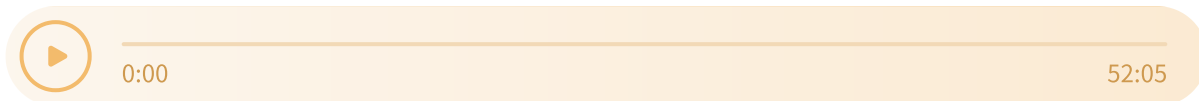


亡命导游变形记：极端环境下人性会变得多阴暗？



逃离金三角：在缅甸当司机的 397 天

[查看详情 >](#)



有缅甸人问沈星星：我们和中国人做的明明是一样的工作，为什么中国人就能活得那么好？

他指的并不是所有中国人，而是中缅旅行社的团体导游。

这个故事回答了：小人物在金三角的生活是怎样的？以及极端环境里人性的变化有多大？

这个故事里，一个中缅旅行社的小导游因为混的太差，决定做票大的。

可做大事儿是危险的。

*** **

我熟悉了往山里送货的路线以后，就经常开快车，时常保持在 100 码。这样平时 8 个小时的路程，就能缩短到 6 个小时。

多出来的时间，我会赶往小勐拉，在那里好好玩上几把牌，或者找地方吃顿好的。

一次周末，我到小勐拉的时间早，想去赌坊却发现没带现金，不想找人借钱，只能像学生时代一样压马路。

这边的翡翠一条街很热闹，常见到中国游客手里拿着翡翠，不停地掂量。如果有太阳，他们会放在阳光下仔细端详；也有人自带小手电，用手罩住翡翠，透过手电的强光来观察。嘴里说着我听不懂的专业词汇，和缅甸商家用半熟不熟的英文互相还价。

我甚至见过有一个游客，从包里掏出做工精致的小天平，一家家店地测试过去，就为了买到价格最低，重量最重的翡翠。

其实大部分的游客，连 B 货和 C 货都很难分清。

我混在一群中国游客后面，晃荡起来。

刚觉着无聊，就听到耳边传来一个声音：「这个你要卖五万，不行不行，我最多出五千。」

我赶紧朝着声音出现的地方打望，心里想着：这砍价厉害啊。

砍价的是个中年妇女，正一手拿着翡翠手镯，一手伸出五个手指，朝着店家拼命摇头。

店家是个缅甸老婆婆，用很不熟练的中文，不停地说：「这个颜色很好。」

中年妇女的声音很大，说自己买过很多玉，什么价格一眼就能看出来。老婆婆好像不会其他中文，只是一个劲儿地说手镯颜色好。

后来价格从五千加到一万，又加到两万，中年妇女说：「我看你是个老人家，才特意过来照顾生意，要不卖我就走了啦。」说完就放下手镯，作势要走。

老婆婆犹豫着点头。中年妇女脸上瞬间露出笑容，让老婆婆找盒子给她装起来。

那个中年妇女 40 多岁的样子，瓜子脸，短发撩在耳朵后面，肩上披了一条缅甸特色的丝巾，和我母亲长得像。

我在旁边稍稍凑近了点，眼睛朝着手镯打量。

我不太懂翡翠，但是好货见得多。感觉不太像真的，就过去偷偷提醒了一句：「这手镯，你要不再考虑一下？」

「你谁啊你？」中年妇女听到我的话，往后退了两步。

我当时有点尴尬，这种事一向是吃力不讨好，但既然说出口，就只能接着说：「我觉得这手镯像是漂过的，你要不仔细看下？」

她「哼」了一声，说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啦！她从包里掏出一沓钱，递给老婆婆两万，把手镯装进盒子里，塞进包。

她转头上下打量我，说我看着挺乖巧，不像是有小心思的模样，就开始和我说一些看翡翠的技巧。

我赶紧打断她的话，说之前就是随便说说，叫她别当真。

中年妇女「哼」了我一声，挥手让我和她走远一点。她偷偷告诉我，老婆婆是帮儿子看店，根本不懂价格，叫我有钱也赶紧去买一个。

我连忙摆手说自己没钱。中年妇女又「哼」了一声。

正当我和中年妇女闲扯的时候，前面一家装修豪华的玉器店有人吵架，挺多人在围观。

翡翠街附近有不少中国旅行团。

在金三角，中国导游分两类，一类是私导，也叫黑导，专做散客生意，招待好奇心重的有钱人，体验赌坊、妓院、枪击室、黑拳场、斗虎园子等等，国内不被允许的游乐项目。

另一类是团体导游，三个游客就能组个团。

干这行不需要导游证，也不需要记住很多名胜古迹的历史，甚至不需要口才来调节气氛。只要把游客往翡翠街一扔，让他们自己逛。

玉器店的店家正在和一伙中国游客吵架，游客多是大爷大妈，情绪激动。争吵的原因是店家卖假货，其中一个老大爷要求退货，店家不肯。

一个寸头，眯眯眼，大圆脸的中国导游，畏缩在一边，一手拉着大爷大妈，一手轻轻抵着店家胸口，不让双方闹起来，嘴里还不断小声重复：「你们先停一下，你们先停一下。」

但是所有人都不理他。

几分钟后市场管理员赶来，开始和双方沟通。没有热闹可看，游客陆续散去。

我始终注视着那个木讷的中国导游。经过协调，店家同意退货。中国导游拍了拍胸口，长出一口气，站在门口让游客继续跟着他。

大爷大妈都不听那个导游的，指责他和店家合伙坑人，要求换导游。那导游禁不住责骂，赶紧打电话叫同事过来，才算平息整件事。

等一切都结束，导游就站在我旁边，看着玉器店发呆。

我觉得他有点意思，就自己点了支烟，然后凑过去，拍他的手臂，递过一支。

导游愣了一下，说自己不抽烟。我对他说：「你指甲盖都黄了。」

他看了看自己的右手，伸手接过烟，说了声谢谢。我看他从口袋里掏出个火机，点上烟吸了两口，才问他：「你叫什么啊？」

「郭立民。」

我说这名字不错，然后问他，是不是才来金三角？

郭立民我点点头，他刚来这里两个多月，问我怎么知道？我把手里的烟举起来，说这里的人一般不抽其他人给的烟。

郭立民问我，「为什么？」

「怕沾毒喽。」我耸着肩膀。

「啊？」郭立民张大嘴巴看着我。

我拍了拍他的背，说开个玩笑，自己先笑了出来。

郭立民跟着我笑了几声。他手里的烟原本还剩下半截，但手指一松，烟掉在地上，被他用鞋子踩住。

刚好到饭点，我怂恿他今天过得不顺，干脆去吃点烧烤喝点酒。那时我身上没带钱，其实想趁机溜掉，让他付账。

郭立民摇摇头，说之前见过那些被剥皮挂在钩子上的动物，觉得残忍，他不想吃。

还没等我再说什么，他就先离开了，说自己今天出了差错，要赶回旅行社做检讨。

隔了个把星期，我又见到了郭立民。

那天早上猜叔来我住的地方，问我下午有没有时间？我当时学机灵了，先问什么事，再回答有没有空。猜叔瞪了我一眼，问我还想不想干了。

他有几个款子到时间了，叫我跑一趟。猜叔的朋友很多，经常会有生意叫他投钱入股。我去收款的数目都不大，一般是几台老虎机，几张台球桌之类的分红钱，一个月一收，多数时候加起来不到五千块。

「我在云南干这个，到这边还是干这个。」我很无奈，但只能套上衣服出门。

这次他叫我去收一家旅行社的钱，说是新入股的。郭立民正好就在这里工作。

我见到郭立民的第一眼，心里觉得这也太巧了，就和他打了一个招呼。然后把他从位置上硬拉起来，说上次约定的烧烤，肯定是要吃了。

他被我缠得没办法，只能同意，依旧说：「那些动物我不吃。」

郭立民要和领班请假，我说我认识老板，不用请。他还是写了假条，不停对领班鞠躬，嘴上一直说着不好意思。

我笑郭立民，「你倒是一个好员工。」

他反问：「上班时间外出请假有什么不对？」

当天的烧烤，老板每端上一盘肉，郭立民都要问这是什么肉。如果是野味，他就把盘子往别处推。

几瓶啤酒下去，相互开几个玩笑，我们渐渐熟悉起来。郭立民会说笑话，而且没有「油」气，在金三角不多见，让我有把他当朋友的冲动。

我问郭立民，饭后要不要去下半场，找姑娘耍耍。他连忙摇头，脸上的表情挺害怕，说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个。

我问为什么？郭立民没回答，反而给自己倒了一满杯酒，冲我虚敬了一下。他用力过猛，酒都洒出来了。

和他碰了一杯，我才有点明白过来：「有女朋友了？」

开始他不肯说，被我追问了几次，开口解释他来到金三角的原因。

郭立民是贵州人，20岁，大专毕业，学的导游。在国内好多旅行社实习过，因为业绩差，说话也闷，实习期还没过，就被辞退。

他父亲很早去世，留下母亲一个人养家。「为了读个烂书，阿妈欠了很多钱。」郭立民说家里经济压力大，看到这边的旅行社招聘，只能来闯一闯。

我心里觉得他挺幸运，这家庭背景，在金三角算是幸福。隔了一会儿我说：「不对啊，这些和你喜欢的姑娘有什么关系？」

郭立民说：「没关系。」

我以为他在耍我，有点生气。

他叹口气，立马接下句：「我和那姑娘的关系，就是没关系啊。」

我觉得自己显得傻，赶紧又问郭立民怎么没想过去追。郭立民说自己穷，没钱没法追女孩。又很开心地说，前段时间带团，发现有地方出售名牌包，一个只要五六百，过几天发工资，就买一个寄回去，她肯定喜欢。

「这边还有这玩意？」我想了一圈，也不记得小勐拉哪里有卖便宜的名牌包。

郭立民说那店家，就算要爱马仕的鳄鱼包，只要给钱就能做，保证专柜都认不出来。

郭立民说的是仿制品，皮倒是鳄鱼皮，就是做工次了点。看他手舞足蹈的模样，我犹豫了下，没有多说。

我们正说着话，郭立民忽然一拍脑袋，说忘了件事，起身就往外走。以为有大事，我赶紧跟在后面。结果，他就是去小卖部打电话。

他嫌店家要的国际电话费太贵，和店家扯了半天。电话接通了，他死死盯着显示屏。

和母亲的通话，郭立民没避讳我，但我也太不懂他家乡的方言，只听明白「注意身体」之类的话。没讲多久，他就把电话挂了。

回去的路上，我开玩笑说他一直盯着电话，店家会担心他偷电话。郭立民没看我，低头轻声说：「超时要加钱的。」

郭立民这么一闹，烧烤店主以为我们要逃账，双手叉腰等着我们往回走。

结账时我有点不开心，突然发现郭立民和我一样，左眼眼白上有颗棕色的痣，开玩笑说自己是她死去老爸还的魂。

郭立民把拳头举起来，身体往前倾，要打我。我把常年别在腰带上的黑星摔在桌子上，郭立民的拳头转而朝自己胸口狠狠锤，像大猩猩。

我笑得肚子都要疼了，搂着他的肩膀，说去赌坊玩。郭立民自己没钱不敢去，我说我请客，他不用花钱。没想三秒钟，他就点头：「那可以。」

我觉得他有趣极了。

缅北的雨季经常发生滑坡，这时候平常送货的通道就会封闭。政府不作为，障碍得不到及时疏通，所以我有额外的假期可以挥霍。

那天在家没事做，听到门被踹得砰砰响。听声音就知道，外面站的是郭立民。一旦开门不及时，他能把门踹裂。刚打开锁，郭立民就一把推开门。门框撞到我的额头，很痛。

他已经连续几天在达邦的赌坊熬通宵，把手里的工资全部输光，我想让他出门冷静一下。

郭立民从厕所出来，把剩下的牛奶一口喝完，然后摇晃着手上的空盒子，说自己已经闻到翻本的气息了，但是听了我的话，收手赶过来。他要我赔偿还没来得及赢的钱。

我只说了一句：可去你妈的吧。

听了这句话，郭立民抬头看了我很久。

我问他怎么了，他没有回我。

我让他把空盒子扔进垃圾桶，问他，你最近玩得这么凶啊？

郭立民瞪我，说以前都没进过赌场，跟我进去玩了一次，赢了几千块钱，后面就再也控制不住了。

我不再继续话题，开车带他去小勐拉。车子开出十公里左右，郭立民说前几天从小勐拉过来时，看到景栋附近有泥石流，很多路面都塌了。

你不早说，我吼了他一声，只能掉头去往大其力。

大其力有三多，「冰粉、河鲜、姑娘」，其中姑娘又是最多的。

我把车开进中国街一家名叫「粉红粉红」的 KTV，老板叫杨丽，四川人，30 多岁，长得白嫩。最初跟男人到金三角开小吃店，手艺好，没几年就开了三家分店。

后来她男人吸毒死了，她把小吃店都关掉，余下的钱开了这家 KTV，又找了个当地小头领，生活倒也不愁。

我来的那天杨丽不在，直接前台要了一间 VIP。前台是新来的妹子，不认识我，操着一口浓浓的川普问：「你们两个人啊？」

我点头。郭立民没来过这地方，到处打量，眼神里满是好奇。

她又问了一遍，我嫌烦，就直接把房钱结了，告诉她懂规矩，这才有侍应来领路。

这里的 VIP 包间俗称「小房」，和国内有些不同，房间里除了话筒、屏幕和音响，还有牌桌、冰壶和助力床。

年轻游客很少知道「小房」，来这里玩的都是上岁数的人。他们一般会先叫几个姑娘，点唱《茉莉花》这样的老歌，在朦胧的灯光和甜糯的歌声里，赌牌或玩其他的。

当天，我和郭立民分别找了一个姑娘。让她们陪着我唱了两遍《青藏高原》，喉咙都喊哑了。

郭立民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，「你说是你请客？我的钱输完了。」我白了他一眼，没有搭理。

正事办完了，我仰躺着。想要抽烟，但是烟盒空了，就叫姑娘去拿包七星的蓝爆珠。

这行的姑娘大多懒惰，她只走到门口按了铜铃，叫侍应去拿烟。等了三四分钟才看到侍应过来。姑娘接过烟，问我是不是现在就拆开。

姑娘把烟盒打开，拍了两下盒子底，弹出来几支递给我。

我丢给郭立民一支；另一支夹在中指和食指中间，用烟嘴不停地敲自己的大腿。

郭立民叼着烟，拿出打火机点火。他嘴巴使劲吸了几口，两颊都凹陷了，还没点着。他问我这是假的吗？

我嘲笑郭立民，说他输到手都残疾了，连抽烟都不会，让他赶紧把打火机丢过来。

我刚想把香烟放在嘴边，余光就看到烟身有点点软化耷拉，感觉不对劲。把烟凑近鼻子，使劲吸了几口气，有细微的酸味，我瞬间明白了过来。

这里是金三角。

香烟有酸味，烟身受热变软，只有一种原因：烟丝被放进海洛因的液体里浸泡过。

香烟放粉是常见手段。直接卖毒品的马仔想要增加收入，会把烟丝取出混入毒品，让有钱人上瘾。

烟里混入的毒各种各样，但混海洛因，绝对是最肮脏的手段。海洛因之所以被称为传统毒品之王，就是因为有概率一次成瘾，终生难戒，抽一根结束一辈子。

「我操！」

我把烟盒摔在地上，骂了很响的一声，把衣服穿上，踩着拖鞋就拉开房门。

才出门，我又折回来把烟盒捡起，再朝着前台的方向走，郭立民也赶紧穿衣服，跟了过来。

前台有个长发左耳戴耳钉的男人在和前台小妹说笑，两人就差要亲到一起。

我把烟甩进前台小妹嘴里。接着把手伸过去，想抓她的头发，把她从吧台里拖出来。

前台小妹还没反应过来，旁边的男人就冲过来，身体挡在我面前，用不熟练的中文说：「停停停，不要激动。」

我瞥了这家伙一眼，收回伸出去的手。那男人见我好说话，往回退一步，刚想重新开口，被我抄起的玻璃烟灰缸，砸在了太阳穴的上方。力道很大，我感觉他的头骨可能都凹陷进去了，血瞬间就流了下来。

混混打架，讲究先下手，下死手。

趁着对方还没回神，我拿着烟灰缸连续砸他，直到他捂着脑袋躺在地上，我把烟灰缸丢到一边，又操起手边的升降椅，砸他的双腿，想要打折。打了得有十来秒，旁边的前台小妹才反应过来冲出吧台，一边拉我一边大声喊叫。

KTV 的管事带着人跑过来，刚开始可能是想把我拉到一边，但看清楚我的脸以后，就叫手下把地上的男人拖起来，一左一右驾着。

管事问我什么事，我没说话，把口袋里的烟盒扔了过去。管事抽出一根烟，用中指对着烟身弹了几下，把烟丝放在鼻孔下闻，明白了我打人的原因。

二话没说，他朝前台小妹的腹部狠踹了一脚。前台小妹整个人佝偻着倒退，跌在地上捂着肚子哀嚎。

管事转头让我去旁边休息，他会处理好这件事，给一个交代。我拉了个凳子，坐在一边，看着管事的问话。

「我请客，你就看着我一个人上啊？」我仰着头，对站在旁边的郭立民问。郭立民低头看我，瞳孔涣散。

见他这半死不活的模样，真是后悔带他过来。

前台小妹经不住吓，说那男人是缅甸的小混子，前不久和她谈了男女朋友，叫她在值班的时候留意，想拉过来玩的中国游客下水，敲点钱花。

那男人见我们两个人要了间 VIP，郭立民又是山里人进城的模样，以为是来金三角尝鲜的「大头」，又碰上我叫人拿烟，就顺势换了一包。

我知道事情的原委后，没心情再唱歌，和管事说按照他们自己的习惯处理，就离开了。

才到门口，我见跟在后面的郭立民还是眼神呆滞，从头到尾没说过话，就推了下他的脑袋，问他怎么了。

郭立民回过神，先是看了我一眼，然后习惯性地低头，右脚几根脚趾不停抖动，问：「我是不是染粉了？」

我本来就是因为郭立民才被人下套，刚才打人他又只是窝在旁边看，现在还这个活死人模样，我很生气，踢了他一脚。

出了脚就后悔了，赶紧和他说，闻闻是没有瘾的。

郭立民身体特别壮，挨了一脚居然纹丝不动，反而是听到我的话以后，头一瞬间就抬了起来，看着我问：「真的？」

我打开车门叫他赶紧上车，骂道：「这他妈是常识。」他上了副驾驶，一个劲重复：「是不是真的？」

得到我再三确认后，他长长舒了口气，整个人躺在座椅上。沉默了挺长时间，郭立民冒出一句话：「我不能染粉的。」

我看着漆黑的夜空，觉得夜路不安全，想先去找点好吃的，朝泰国的美赛镇驶去。

大其力是缅甸的边境城市，和泰国的美赛只隔一条美赛河的距离。

过桥的时候，在车头远光灯的照射下，我看到几名泰国军人端着枪站在面前，其中领头的警察对我比了个停止的手势。等车子停好，他过来敲我的窗户玻璃，要例行检查。

泰国警察腐败现象严重，我从皮夹里拿了几美金，摇下窗户递给领头。领头接过钱，先看了我几眼，觉得没什么问题，微微点头，然后又盯着坐在副驾驶的郭立民。

郭立民原先和领头对视，但是很快把头转回去，上身挺直，眼睛注视前挡风玻璃，一动不动。

领头嗤笑一声，然后伸手指了指自己手腕的表，又朝我伸出五个手指，问道：「OK？」

巡逻队一般是三个人，六小时一班，一天四班倒，他的意思，是要我在五个小时内回来，不要拖到换班，不然他会很难做。

我朝他比了个 OK，一脚油门，没到五秒，来到了泰国。

虽然只隔了一条不宽的河，但美赛和大其力仿佛两个世界。

90 年代，美赛还和大其力一样，依靠罂粟支撑经济。后来泰国政府下严令全面禁毒，边境的泰国人没法在当地制毒，全跑到了缅甸。

这边的环境不比大其力好，街上都是垃圾，房子也陈旧，但人们脸上的笑容，比大其力要多得多。

车子停好，我找了一家之前去过的小吃摊子，老板是缅甸人。美赛的缅甸老板，通常都是下午三四点过来出摊，早晨没有游客才回去。

我要了油条，面饼之类的传统边境小吃，拿了几瓶啤酒放进冰桶，和郭立民面对面坐着。

郭立民咬了一口油条，马上就吐了出来。我几口把手上的油条吃完，又灌了半瓶啤酒，打了个饱嗝说：「这边的油条和国内不一样。」

郭立民听了我的话，噢了一声，忽然沉默下来。好一会儿，才拿起刚才扔在桌上的油条，几口啃完，灌了一瓶啤酒。他的眼圈开始泛红，很快泪水就掉了下来，喉咙里的声音都在抖。他把头埋在手臂里，身体不停地颤。

我拿着酒的手停在半空，问他：「你要是吃不惯就别吃，犯不着哭得这么凶吧？」

郭立民又哭了一阵，才把头抬起来对我笑：「我想阿爹了。」

郭立民的父亲叫郭强，原先开了一家小炒店，生意一般。因为家里老人突发重病，加上有妻子儿子要养，他特别想找赚钱的路子。

80 年代的金三角，流传一句俗语：谁家有十万株罂粟，他就躺在金山上。

90 年代，坤沙的倒台和东南亚各国政府的全力合作，海洛因产量锐减，罂粟价格翻倍，俗语变成：谁家有一万株罂粟，他就躺在金山上。

新世纪以后，因罂粟的种植周期长、地域环境苛刻、价格高昂、产量不足等，海洛因逐渐被人工合成的冰毒代替。那句俗语里，又减少一个零。

如果将海洛因形容成大自然的果实，冰毒就是工厂流水线的商品，而加工的商品是要原料的。

2004 年，郭强听来馆子吃饭的食客说，边境地区卖某种感冒药很赚钱，就留了心眼，去实地考察了一趟。「阿爹回来的时候，不停着说钱太好赚，太好赚了。」郭立民总算停止抽泣，用 T 恤擤了下鼻涕。

这些被收购的感冒药，最终会被用来提炼毒品原料。直到 2005 年，该感冒药被列为处方药，购买途径受限，情况才有所转缓。

郭强在云南碰到的药贩子承诺，货有多少就收多少。他没犹豫，把银行全部的存款取出来，加上小吃店打的抵押贷款，找亲戚朋友借钱，然后去贵州各地的乡下诊所和无证药店跑了一个多月，囤了十来万元的药，之后租了一辆货车，孤身一人前往云南。

而后，了无音讯。

郭立民又拿了一根油条，他说父亲走的那天，给家里做的就是油条。说这话的时候，郭立民眼睛一直在看我，可能他是想要我说几句安慰的话。我不想开口，就

咬开两瓶啤酒，递给郭立民一瓶。

当时美赛河上，恰好有当地的富贵人家结婚。

一艘艘小木船顺流而下，船上挂满五色的彩灯，船头立着铜铸小佛像。头戴圆形草帽，身穿艳丽服装的女人跪坐在船舱，嘴里念念有词，手上将满满一船的瓜果，丢向岸边，引得游客和当地人哄抢、玩闹，众人脸上都是笑容，更有情侣在互相追逐，场面很热闹。

我们坐的位置离河面有点远，连颗提子都抢不到，郭立民一个劲埋怨我。我被他说得有点烦躁，想结账换个近一点的位置。

还没等我有动作，郭立民把手伸进冰桶，掏出鸡蛋大的冰块，朝人群扔去。借着灯光我看到，他胳膊上青筋都凸出来了。

冰块砸到了人，有个家伙捂着脑袋跳脚，以为是旁边的人打他，挥拳乱打一通，惹起了不小的争端，场面更热闹了。

郭立民见到这景象，笑着举起酒，要和我吹瓶。

我问他干嘛要这么做。

「什么意思？」郭立民手停在半空，瓶口对着自己。

我指了指下面陷入混乱的人群。

郭立民嘴巴做出「噢」的动作，并没出声。他把酒放在桌子上，对我说：「他们笑得太开心了。」

隔了很久很久，他才继续说：「阿妈病了。」

这之后大概过了十天，一个下着暴雨的深夜。我正舒服地窝在沙发上看电视，突然听到有人敲门，声音很轻。我把黑星手枪拿在手里，走过去开门。

门口站着的是郭立民，浑身上下都是雨水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

我把他拉进来，郭立民坐下后没说话，只是重复抽纸擦脸的动作，脸上的水都干了，他还是没有停止。我觉得太浪费，把纸巾盒拿走，郭立民这才抬头看我。

我问他怎么过来的，郭立民说自己骑车过来。犹豫了一会儿，我才问他发生了什么事。

郭立民没有回我，只是双手捂着脸，呼呼喘气。

又等了半小时，电视上的节目都放完了，他还是保持同一个姿势。我有点烦躁，骂了一声：「去你妈的，给我装死人啊？」

没想到这话刚出来，郭立民换了个人似的，冲我大吼：「操你妈！」

我有点懵，但也知道这是在发脾气。我没说话，只是抓起遥控器，用力扔了过去，正好砸在郭立民头上。他额头没出血，就是有点红。之后我们都没有再说话。

郭立民从大口喘气的状态，渐渐平稳下来，向我道歉。

他又说：「阿妈走了。」

我明白过来，去卧室的床底下搬了一箱啤酒，搁在他面前。

郭立民先是看着我，然后把箱子打开，抽出一瓶来丢给我，然后又抽了一瓶，用牙齿咬开，对着嘴直接喝完。

喝到第三瓶的时候，他胃酸上涌，直接喷了出来，弯腰咳嗽，吐了好一阵，稍微缓过点劲来，他又继续喝。我就这样看着他，喝了吐，吐了喝，把房间搞得一团糟。

一箱啤酒还差最后一瓶的时候，郭立民醉了，他直接倒在沙发上，睡着了。我没有管他，自顾自去了卧室休息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被门外的声音吵醒。我揉着眼睛出来，发现郭立民正拿着拖把拖地，沙发上的残渣已经被处理干净。

我对郭立民说，「你还算有良心。」

郭立民拿着拖把，直起身子看我。

「干嘛？」我被他看得有点毛。

郭立民笑了一下，然后和我说，有钱真好。

我问他什么意思？郭立民说：「要是我有钱，就不来找你了。去找十几个姑娘，保证忘掉所有事情。」

「这不是废话嘛！」我想拿烟抽，但是发现烟盒空了，拿着烟盒对郭立民晃了晃。郭立民又重复了一遍：「有钱真好。」

「你他妈什么意思啊？」我觉得郭立民有毛病。

郭立民说：「要是我有钱，就不用抽你的烟，我自己可以买烟抽。」

房间整理完以后，我想留郭立民吃饭，他说要回去上班，自己早上没请假。

「行吧。」我叫郭立民回去的时候，小心一点。走出房间的时候，他又对我说：「有钱真好。」

还没等我回答，他接着说：「要是我有钱，就可以像你一样开大车子，不用借别人的摩托车了。」

「啪」

我把门给关了。

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都没有见到郭立民。

直到有次，在小勐拉的赌坊里玩，见到有导游带着一大伙中国游客，咋咋呼呼地围在牌桌前，拍照、喧哗，才让我想起他。

我做事不喜欢拖沓，当时就把筹码往口袋一塞，下了牌桌，去旅行社找郭立民。

他正趴在桌子上睡觉。我踢了踢他的凳子，醒来后问，最近怎么不找我玩。

郭立民起身灌了一杯芒果汁，用力敲打自己的太阳穴，揉着脑袋和我说，最近旅行社生意很好，完全走不开。

我笑着说他就一个导游，有个屁的生意，然后问他出去玩两圈吗。

其实说这话的时候，我就是客套一下，毕竟他做的是正经工作，不能随时逃班。没想到我话刚说出口，郭立民就走到一个同事旁边，用力推了一把同事的脑袋，力气很大，头差点就要撞到桌沿上。

郭立民叫人代替他去领一下晚上的游客团。那同事人长得瘦小，看着文气，被推以后只是向后缩了下脖子，连连点头。

郭立民冲我挑了一下眉毛，就离开了旅行社。

路上，我说自己刚从赌坊出来，问他去不去？

郭立民说自己没钱，如果请两百的筹码就去。他拍我后背，然后把手伸进我的裤子口袋，想要找筹码。他边搂着我，边说：「你来钱这么快，花点有什么关系？」

我一把推开他，跑远了一点大声说：「我他妈是第一次请你吗？」扯了半天。我不肯请客，他不肯花钱，郭立民就提议开车去郊区兜风。

我嘲笑他：「兜风？要不要去春游？初中生啊！」郭立民一脚把地上的石头踢开，说随便我安排，反正他没有钱。

五分钟后，我们开车前往位于小勐拉北部山林里的一个小寺庙。寺庙的豆子斋饭做得好吃，每逢周三，五点到八点之间，免费供应。今天刚好是周三。

在去往寺庙的路上，需要经过一段很长的山路，路上没有行人，只有零星的几户农房。这些房子破旧，房顶大多用树枝和树叶盖着，被雨水打湿不断有水滴落

下，农户在下面放木桶接着，当做平常烧饭用的水。

一路上我被车里的空调吹得犯困，快要打瞌睡时，郭立民拍着车窗说尿急，要下车去方便。

我吓了一跳，故意踩了一脚油，想早点到寺庙吃饭。郭立民喊了三次，见我没反应，就把安全带的扣子解开，开始脱短裤。

我一脚急刹，把车停在路边骂他，郭立民冲我嘿嘿笑，打开车门，手提着裤子下了车。

郭立民尿了半天还没好，我下车抽了根烟。忽然他叫了一声，我看到他双手捂着下体跪倒，脑袋顶着地面，牙疼般不停地吸气。

我们停车的位置前方就是一家农户，郭立民撒尿之前没看，尿在了别人的家门口。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，用弹弓射中了郭立民。

打完人的小女孩，伸手指着郭立民，不停用缅甸语说着话，情绪激动甚至原地蹦了几下。

缅甸山村的小孩特别流行玩弹弓。他们买不起橡皮筋，就用一种树木的枝条代替，弹力很大，搭配小石块，可以打晕野兔子。

郭立民缓了一阵子，才渐渐直起身子，但还是跪在地上。我抽着烟走过去，笑着对他说：「以后你娶媳妇可以找我帮忙啊？」郭立民瞪了我一眼，然后盯着小女孩。

忽然，他捡起脚边手掌大的石块，用力丢了过去。他准头不行没砸到，但把小女孩吓了一跳。她怪叫一声，躲到大树后面，伸出脑袋偷偷观察。

我伸手去拉了一把郭立民。「人家是个孩子，这么认真干嘛？」

郭立民起身后，把我的手甩开，问我车里有没有橡皮管。我问郭立民想干嘛，他又重复了一遍要橡皮管。郭立民的表情从开始的愤怒转为冷漠。

对于我们这些常年混迹在灰色行业的家伙来说，什么是玩笑，什么是仇恨，表情一看就清楚。郭立民当时看我的眼神，是仇恨。

「你这么狠，是想怎么样嘛？」我把身体摆直，对他有所防范。郭立民没有回答，眼神从直视我的眼睛，转而向下瞄了几眼。

这眼神我很熟悉，我有时候被猜叔体罚，就会下意识看他日常放枪的位置，想着要不要拼一把，把枪夺过来。

想归想，但我不希望失去郭立民这个朋友，就说：「你不用找管子，我们跑车的时候，都会带一桶备用油，就在斗里。」

郭立民把皮卡斗里的一桶汽油提出来，走到农房门前，一脚把房门踹开。发现里面没人，走出来把汽油浇在四周。

他要烧房子。

下雨天不容易点火，但这家农户算是比较富裕，房间里有专门存放干柴的地方，郭立民在上面浇了很多汽油。

他没带火机，转头问我借，我犹豫了一会儿还是丢了过去。

火石被擦亮，火焰很快吞没了房子。

跑远的小女孩又回来了，看到房子被烧，嘴上不停地叫着。她捡起石子用弹弓打郭立民，打到后来没力气，就改能用手扔。

郭立民没有闪躲，反而朝着小女孩靠近，一个箭步冲上去，抓住了她。郭立民刚才特意剩下一些汽油没用，他作势要把油浇在小女孩身上。

我叫他不要闹，烧房子就算了，别烧人。郭立民没理我，抓着小女孩的手臂，一个劲往外拖。小女孩在地上不停的踹腿打手，胡乱叫喊。

「砰」！

我朝房子开了一枪，叫郭立民冷静点。

郭立民盯着我看了很久，才松开了手。小姑娘立马朝远处跑去，头也没回。

重新坐到汽车上，我问郭立民是不是有病？郭立民把头转向窗外，一路上都没有再对我说过话。

到了寺庙，郭立民在下车前和我说了一句话：「我家里不能断了根。」我没理他，直接去后院吃斋饭。

吃了三碗，我在庙里走路消食，看到郭立民在正厅，跪在佛像前一动不动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我已经不想搭理他，觉得他不是正常人。

闲逛了两个多小时，准备回去的时候，我看到郭立民还跪坐在地上。唯一不同的是，他笔直的腰背已经变弯，大概累了。

我拍了下郭立民的肩膀，和他说回去了。郭立民没看我，只是轻轻摇着头。

我见他这模样，觉得自己仁至义尽，就独自开车回了达邦。

2010 年的春节前，猜叔和其他手下在一起吃饭，饭桌上有人说了一件趣事。

猜叔出钱参股的旅行社里，有几个中国过来的游客想要从金三角搞大批量的制毒原料回去，但是没有门路，就问当时带他们团的导游想办法。

导游机灵，找了一些废料冒充原料，高价卖给了这几个游客。游客看不出真假，回国以后才发现被骗，就想着伺机报复回来。

几人找了一个穷光棍老乡，给一笔钱安顿了老乡的老母亲，然后让他报团参加金三角旅游，找机会给导游扎一针。扎针的毒品自然是在金三角当地买。

老乡随便找了一家小店，进去就问人家毒品怎么卖？那店家说现在查的严，不同种类价格不一样，问他要哪种。

老乡人实在，直接说买最贵的。

最贵的自然就是高纯度白粉。

其实他在金三角逛一圈回去就行了，那几个游客也许不会再派人来核实。但是老乡讲信用，拿到毒品的当晚，就给导游扎了一针。他不懂行，以为血管粗就吸收得快，直接扎在了动脉上。

导游没几分钟就死了。

老乡被小勐拉警察抓住，如果没人出钱，一般是要在牢里待到死。

因为里面故事的情景被讲得实在有趣，所有人都大笑起来。

我愣了一会儿，不明白好好一个导游，干嘛要去搞这些东西，想钱想疯了吧！

那人说，好像是那导游的老妈要治病，他就开始到处搞钱。

忽然，我想起了郭立民，发现自从寺庙分手后，再也没有见过他了。

下期预告

我在金三角见识过很多人。有的像猜叔，有势力有城府，手上握着别人的命；有的像郭立民，不管选择顺从还是发狠，最终也不过是金三角的牺牲品。但在我眼里，最特别的，还是那个女人。她叫苏苏，纹身店店主。跟我不同，她是主动选择来到这里的，带着她的女朋友，还有两把左轮手枪。

您的会员即将到期

还剩 4 天到期，最低 9/月续费免费参与千场课程

立即续费 ▶

评论 90



写下你的评论...



DQ是只猫 Lv5

想起斯坦福监狱实验，什么样的人扔进这个罪恶的大熔炉里，都难幸免。庆幸沈星星提前逃离

展开 ▾

2019-09-25

75



锦瑟 Lv2

估计他是恨沈星星带他去赌场，染上了赌瘾，本来阿妈就缺钱治病了，他又染上赌瘾，这缺口更大，自己喘不过气来。也许他早就在那口烟里染上了毒瘾展开 ∨

2019-10-11

56

[查看全部评论 >](#)

[点击查看下一节 ∨](#)

纹身店女老板：她有漂亮姑娘和两把手枪